三樂齋

龍門四書人物備考

五上 卷九 卷十

PL
2463
Z8H78
1740
v. 5

LIBRARY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dacted]

李隱云軻本邾人徙鄒爲鄒人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四歲墓在鄒縣四基山

太史芝臺陳仁錫增定

弟 中卿禮錫 和卿義錫 成卿智錫 參訂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出魯桓公子慶父之後故孟子葬母而歸葬於魯世居於鄒故爲鄒人○孟子未生時夢神人乘雲 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仉氏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

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知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出列女傳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國名遇程子名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出孔叢子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曰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

祇而已貴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謂婦

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矣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出孔叢子）

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出孔叢子）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偹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罔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節欲止淫（劉向說苑）

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

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五飯謂五穀之飯也羃冪同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家人卦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小雅斯干篇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出列女傳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出荀子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國名紀云魏惠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今開封祥符昔之浚儀而汴城西有故魏城魏惠所築張儀所謂四下無名山大川之阻者東魏爲梁州

九域去古梁城畢公高築謬

詩含神霧云魏地處季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出史記

梁惠王 梁今陝西郃陽縣

魏世家梁惠王成王九年四月。徙都大梁。遂曰梁惠王。三十五年。王以卑禮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惠王名罃魏武侯子擊之子也。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爲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爲大夫萬生魏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魏絳絳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與趙襄子。韓康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文侯生武侯武侯生罃僭稱王。是爲惠王。初武侯卒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武侯元年封公子緩六年緩如邯鄲以作難公孫頎祁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今罃得王錯魏大夫挾上黨今潞州府固半國也因而除之。除魏罃王鑵破魏必矣。不可

之位土地平夷

失也懿侯悅乃與武城侯合兵伐魏魏大敗趙謂韓曰殺罃立公仲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不可殺魏侯人必曰暴割地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分立魏罃公仲緩）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仲緩而立○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魏將）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四年與趙會鄗（出史記）○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飽而寢安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威（美女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

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亡死強臺一作荊臺即章華臺也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障水曰陂停水曰池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女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相好也○出戰國策○十六年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郊縣名屬沛郡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檀姓也史失其名古者大夫皆稱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出資治通鑑○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今廣平府○十八年伐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固陽縣漢舊縣也○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

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時屬宋故圖城有南北二城在沛州雍任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

鞅與公子以相拒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

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爲趙所滅]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莒密州縣也言從西破齊王莒地則齊盡矣]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言欲因太子戰勝而拾其餘功以爲功也]太子雖欲還不可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里有陵間谷深峻可以置伏]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攻伐我[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汾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破其軍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

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

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

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出史記 初魏相公叔座病惠王往問之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諾而去公叔召鞅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既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鞅過秦見孝公公大悅與議國事致有公子卬之敗惠王始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也出史記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受復內之秦秦人殺之車裂以殉○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怒於河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出史記魏世家

萬乘千乘百乘

前漢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

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在車上者卒七十二人干戈其備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舄鹵也沈謂淵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術大路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百乘之家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六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一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

沼

博物志曰鴻鴈大畧相類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鴈色蒼鴻色白一異也鴈多群鴻寡似二異也鴈飛不過高山鴻滿雲表三異也

格物論云鹿黃質斑斑有白點性多驚烈能別良草諸毒不嘗走必山岡一千年爲蒼鹿又百年爲白鹿

註沼池也世說褒眞池即梁惠王故沼

鴻鴈

格物總論云鴈陽鳥狀如鵝而小江淮洲渚間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飛有先後行列。秋南而春北鴻其鴈之大者也　月令曰仲秋鴻鴈來賓　淮南子云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啣蘆而飛以避矰繳又續墨客揮犀北方有白鴈秋深則來來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

麋鹿

埤雅云鹿性喜林麋性喜澤鹿林獸也林屬於山爲麓故其字從鹿衞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埤雅云麋水獸鹿屬也故麋之文從鹿從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色青黑。肉蹷。一牡能乘十牝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蓋目下有竅夜能視也　方氏曰。鹿好群而相比陽類也故夏

又五百年化爲玄鹿

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板也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賁大鼓鏞大鐘論倫也得其倫理也玉海云文王作臺壬千登氣祲觀者俗以察天人

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慾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而角解熊氏曰鹿孕子於仲秋而生於春麋孕子於仲春而生於秋

詩經始靈臺十二句　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詞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靈臺

白虎通曰天子靈臺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　公羊傳云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書時日曷喪二句

舍我穡事事衆安于湯之德政桀虐不及反謂湯不恤舍衆舍我刈穫之事而割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也

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重役以勞民率割夏邑嚴刑以殘民生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獨樂

按伊訓夏先后方懋厥德鳥獸魚鼈咸若則桀之鳥獸魚鼈可知曾莊公之末一歲三築臺胡氏以爲厲民自樂去文王之風遠矣

兩河

通義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今河中府是

鼓

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用以和軍旅以賁音焚鼓鼓軍事軍動則鼓其衆。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軍以鼙令鼓中軍之將擊鼙以令鼓所以作士氣也鼓人皆三鼓師帥各三擊其所執之鼓司馬振鐸振鐸以作衆羣吏作旗皆植所建之旗物車徒皆行。車徒之坐而听誓者皆起鼓行鳴鐲鼓人擊鼓以行之五長鳴鐲以節之車徒皆行。車徒之作者皆行及表乃止。山澤之虞除去田草而立表以正行列也每百步立一表自第一表行至第二表而止三鼓摝鐸。摝音鹿○鼓人又三鼓也摝鐸者掩其口而振之也羣吏弊旗聞鐸皆仆其旗車徒皆坐。止行而息氣也又三鼓鼓人擊鼓又振鐸司馬又振鐸作旗羣吏聞鐸又植所仆之旗車徒皆作。坐者皆起鼓進鳴鐲。鼓人擊鼓而進之伍長鳴鐲以節之車驟徒趨此言赴敵尚速之漸也及表乃止。自第二表驟趨至自三表而止坐作如初。亦如第二表之法乃鼓鼓人又擊鼓車馳徒走此言勇於赴敵也及表乃止自第三表馳至第四表而止鼓戒三闋音缺

路者道之大也王以道御衆故執路鼓○賁者事之大也諸侯為王執事故執賁鼓○軍將統萬二千五百晉者以進為義○師帥統二千五百人提者馬上鼓有曲木柄可提而擊也○旅帥統五百人鼙騎上鼓亦作鞞○卒長統百人執金鐃以止鼓○兩司馬

約二十五人執金鐸以退鼓〇公司馬伍長也執金鐲以節鼓

〇擎鼓以戒攻卒三發徒三刺每鼓一闋則車一發徒一刺至
敵以三爲節三而車一發發謂向前一轉也乃鼓退
衆已勝敵故鳴鐃且卻卒長鳴鐃以及表乃止自第四表退至坐作如
鳴鼓而退也止鼓而退兵第一表而止
初。坐作亦如前法。樂記云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
則思將帥之臣。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
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大抵鐲進鐃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
以金聲退。

說文云首鎧謂之兜鍪亦名曰胄臂鎧謂之釬頸鎧謂之錏鍜此甲下飾謂之裳襯左甲藏謂之纍䫙

甲

釋名云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
也。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爲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此
其始也。世本云與作甲。與少康子也 武庫令云甲之制有十三一曰明
光。二曰光要三曰細鱗四曰山文五曰烏鎚六曰白布。七曰皂絹八曰
布背。九曰步兵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鎖子甲。十三曰馬甲。明

語甲衣謂之櫜見礼記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亦辨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濟其衰不足也

光光要細鱗山文烏鎚鎖子皮甲以犀革爲之其餘皆因所用物名焉

兵

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兵有五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又刀劍曰短兵　周官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卒五兵弓矢戈殳矛也

穀

事類云穀之種不一有言三穀爲粱稻菽者有言五穀爲麻黍稷麥豆者有言六穀爲稻黍稷粱麥瓜者有言九穀爲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者有言百穀包舉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者

數罟不入

周禮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有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illegible]

水虞漁師也
講習也罛魚
網罶魚笱也

魚鱉夏不得
取故于此時
制魚鱉以為
夏儲

季辨也

曰川水種曰澤國語里革斷罟匡君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季冬寒氣初下孟春蟄蟲始震水虞於是乎講罛音瓜罶音柳取名魚名魚大魚也登川禽川禽鱉蜃蜃蚌也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以助宣氣鳥獸孕水蟲成春時鳥獸方懷子魚鱉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禁不得取鳥獸矠音擉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助鳥獸之生長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䍡音鹿○禁不得取魚鱉設穽鄂設取獸之物以實廟庖畜功用畜四時之功用且夫山不槎蘖不斫株生之物澤不伐夭不伐草木之未成者魚禁鯤鮞鯤魚子鮞魚未成者獸長麑音倪䴠音襖○麑鹿子䴠麋子鳥翼鷇音扣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

斧斤時入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車材農器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王制云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

禮書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巷選其耆老者有高德者名曰父老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民春秋出田秋冬入保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器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

設蔚雜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宅

釋名云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宅田卽五畝之宅 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各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其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此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亦虞書春夏析因秋冬亦隩意也故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桑

典術云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蠶食葉爲文章。 格物論云桑皮龐枝幹修踈葉多刻缺而深綠色而有光。

百畝之田

昔黃帝爲天子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合方

一

二

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爲一井。八面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卽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庠序 詳見設爲庠序節

禮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道路

釋名云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 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康樂也六達謂之莊莊盛也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崇多也多道會期在此九達謂之逵逵一曰馗

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至於四畿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見周官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五經要義云將行者有祖道一曰祀行言祭祀道路之神以祈也　淮南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氾論訓

言似龜背故曰道　廟中路謂之唐　釋名又云城下路謂之豪豪翱也言都邑內所翱翔祖駕處　步所用道謂之蹊蹊傒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傒於正道　廣雅云埁音亦軌互音扣且街徑閬閬阬音吭谷千道也。又畛涂陳阡陌術亦道路別名。周官曰溝上有畛釋名云涂度也言所由得通度也堂涂目隋言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風俗通云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孟春犧牲毋用牝　註

禮月令云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麛獸子之通稱

偶人

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謂之偶。　檀弓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唐叔子燮父爲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伯諸侯其子孫爲中國主盟者自五十餘年姬姓時晉爲伯主王室賴之自鄂侯子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止自四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爲家人

晉 絳今山西翼城縣

晉姬姓侯爵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春秋時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六卿後晉君失政六卿專權周定王十一年智韓趙魏共滅范中行分其地十六年趙韓魏又共滅智氏分其地安王二十六年三家共廢晉君而分其地號曰三晉

秦 今陝西鞏昌等府

秦嬴姓伯爵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鳦女

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賜姓嬴氏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孫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按楚芈姓子爵自熊繹封于荊蠻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惟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

楚（號荊後改今湖廣江陵縣）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政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重黎之弟曰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今在南郡枝江縣）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

二王而後秦滅之

與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俱發龐涓果夜至木下以火燭書讀之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遂破魏虜太子申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史記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南辱於楚

楚世家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七邑

梁襄王 謚法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

何西疇曰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鄙之不似人君齊王之子望見之則喟然嘆曰大哉此見取齊棄梁之意

襄王名赫惠王子也襄王立惠王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諫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公孫衍也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其惟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墓為湍水所齧潰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善敬弛期更擇日出戰國策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蘇秦為趙合從說魏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

神異經云南方長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一名狢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即消

嘗銜開明教令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語詳蘇秦列傳）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張儀復歸秦魏至王假秦灌大梁遂滅魏以為郡縣

旱

春秋考異郵云旱之為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雲

春秋元命苞云陰陽聚為雲　說文云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霒（音陰）雲覆日也霃（音沉）雲久陰也凄雨雲起之渰雨雲貌也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雲有五色以二至二分觀之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黑為水黃為豐）公羊

纂要云病雨曰瀑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苦雨亦雨愁霖雨晴曰霽雨疊聯曰破雨水曰潦雨雲曰滄梅熟而雨曰梅雨雨師曰商伯亦曰玄溟

云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者惟泰山雲乎　西京雜記云瑞雲曰慶雲五色曰慶或曰卿雲曰景雲雲外赤內青謂之喬雲雨曰油雲雪雲曰同雲雲師曰屏翳亦曰雲將

雨

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　尚書云休徵則肅雨時若咎徵則狂雨時若　易候云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爾雅云小雨曰霡霂三日已上曰霖久雨為霪暴雨曰凍雨時雨曰則雨雨與雪雜下曰霰

齊宣王　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宣王名辟疆威王子也其先陳厲公佗之子田敬仲完之後敬仲奔齊數傳至恒弑簡公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為封邑三傳至田和乃遷齊康公於海上求為諸侯代有齊國和卒子桓公立桓公卒子威王立威

王卒子宣王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離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出田完世家）

鄒忌事宣王仕（薦也）人衆宣王不悅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幾何人宣王因是知晏首之壅塞也（出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王

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音皐黍梁父之陰睪黍梁父皆山名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出戰國策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如寡人所好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淳于髡曰古者有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說苑齊有隱婦曰

無鹽行年三十無所售自詣宣王願一見宣王方置酒于漸臺左右見之謂曰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竊慕大王之高誼願備後宮之掃除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善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明日復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仇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壯男不立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强于左右邪僞立于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此四殆也于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于是立停漸臺而奮然大治出說苑一云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鹽女求見盤珊痀

嫂五管指天鞅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大笑王目嫣求前夫人之謂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鹽曰雀雖不敏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冶麗靚雅嫽妙多姿膚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羅曳縠欵如流雲寡人猶以爲不適不能一眄也夫人之玉貌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筵而飲懸樂而奏美人羅前玉箱金堂搦琯張絃要聲而歌氣芳椒蘭音繞梁欐寡人於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仰天耳熱其樂忘死夫人之妙技能抑之乎曰不能王曰然則何以媿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宮乎無鹽仰天大笑拊手泣涕曰殆哉王之圖國也夫妾之志以爲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拔岱宗之險表裏山河縱橫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而西面事人號爲東藩妾誠惑之大王誠爲謝連衡之約擯合從之議斥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請南城瑯琊則楚人不敢窺薛北屯千乘以河爲池則燕之士馬不敢南向西盡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鄄之間

則三晉之軍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興魚鹽之利辟粟栗之饒修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強秦不及十年可爲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遊士之談以合從連衡爲事從成則三晉爲楚分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衡成則秦享其成而齊以客名奔走諸侯之後是坐而自索也不知三千美人之中有以進大王者乎妾誠惜之於是

宣王瞠目而眙拊心而歎曰嗟乎天以無鹽君賜寡人也寡人之國將亡無鹽君存之遂立以爲王后齊國大治壤地千里夫媚都儇利之質非不揵也聲中宮商貌如刻畫非不嬌也及其當利害之衷未有能濟者也故有呈末樸之觀而負瑋奇之飾謝便儇之巧而備博大之材者此無鹽之類也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論語摘輔象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

桓譚新論云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恩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中文

仲尼之徒羞稱五霸

荀子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竪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霸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幷國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伯何也曰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者夫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仲尼之門人羞稱乎五霸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

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貟一也圖王不成亦可以霸

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然和方畧審勞佚畜積修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争依乎仁而蹈利者小人之傑也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寛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胡齕 嗣考

巾之恐懼字當作觫觫觫從象尾與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錄入作觳觫觫

觳觫

丹鉛總錄曰孟子曰吾不忍其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

畀獸病也俱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國語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聖人愼之

言亂之所生

釁與衅同血祭也血者陰幽之物釁用血以塗郄所以厭變怪禦妖釁也

鐘

考工記鳧氏爲鐘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

庖廚

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廚　禮玉藻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以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他人有心二句　小雅

大夫傷于讒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亂之初生僭（譖）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王溺信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則信讒而用之矣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見說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病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義法為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刑于寡妻三句　歌文王之德　大雅

思齊（莊也）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能媚于太王之妃）京室之婦大姒（文王妃）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言文王）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和也）在宮肅肅（敬也）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難）不殄烈（光）假（大）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性與天合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文王也）無斁譽髦（名俊也）斯士（言一時人材皆由其所成就也）

史記云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商賈

白虎通云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其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好樂

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之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可見其好樂處

樂

黃帝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護武此先王之樂也鄭好濫而淫宋燕女而溺衛促數而煩齊敖辟而喬此世俗之樂也

鼓樂聲音

禮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鐘鼓以其聲之最出故

云聲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車馬亦謂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

宋書樂志云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是也籥不知誰所造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今凱容宣烈舞所執羽籥是也

管籥

管截竹爲之長尺有二寸六孔幷兩而龡之或曰管笙也　爾雅云大管謂之簥管長一尺圍一寸幷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白虎通云竹曰管艮音也　籥如笛三孔而短小以竹爲之一曰六孔一曰七孔或曰簫也　爾雅云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三禮圖云籥春分之音萬物動也

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

田獵

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爾雅云春獵爲蒐索取禽獸之不孕者夏獵爲苗除禽獸爲苗害者秋獵爲獮殺也順秋氣也冬獵爲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宵田爲獠火田爲狩　禮王

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翮鳥之勁羽也山澤之閒禽鳥所萃其羽翮可以爲旌旗弓箭之用故以時徵之

楊雄疏曰二帝三王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

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又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羽旄

周禮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　杜預云析羽爲旌。爲王者斿車之所建也。

囿

說文云苑有垣曰囿。囿猶有也。左傳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囿。　周禮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謂取用有節蓄息有時侵盜有罰也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有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所笑拙韓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兔

典畧云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吐而生子故謂之兔 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散爲兔 曲禮云祭宗廟之禮兔曰明視 論衡云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無不死者夫所謂兔者月氣耳

郊關

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境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入國問禁 註

曲禮云入國而問禁入境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問禁慮得罪于君也問俗慮得罪于衆也問諱慮得罪于主人也

獯鬻

史記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鬻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俗有

楊升菴云越曰於越吳曰句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古語雙聲也或以勾吳於越爲方言謬矣吳越春秋曰越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

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

句踐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

而事之自號爲勾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之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于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二百步外郭三百里在西北隅名

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弗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以利誘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

曰故吳太伯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吳仲雍兄從太伯至壽夢之世數由國時通與會而國斯稱爲自闔閭委計于子胥乃使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圍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閶闔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

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撫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若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

戶也閶闔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越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繞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于吳也

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

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高昭子國惠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于齊聞其託子與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

入遊臥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鯢山晝遊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習流慣習水戰者敎士四萬人敎士謂常敎練之兵也君子六千人君子王所親近者諸御千人諸御謂在軍有職事者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罷音皮憊也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

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熒其志五曰遺之好匠使

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吳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鼫與立其後無彊伐楚（無彊勾踐六世孫）為楚所敗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

起宮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承其弊

吳越春秋云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

擢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出史記越世家

畏天之威二句周頌祀文王於明堂而配上帝之樂歌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儀式刑皆法也日靖四方伊嘏文王嘏音假○嘏錫福也既右享之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監之意乎

劍

莊子云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

燭言精劍王取純鈞示之薛燭爆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文色渙渙如水將釋見日之光臣聞王之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作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吉日良辰雨師■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炉天帝壯炭太一下觀于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爲此劍取湛盧

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吾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校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

示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托靈脈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道謀則去之

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則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

言文王無畔援歆羨故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是以密人不恭擅與師旅以侵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正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未嘗

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世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大慚即命庖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士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日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王赫斯怒 全篇八章此第五章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言不可如此也 畔離畔 援攀援也 無然歆羨。歆欲之動 羨貪慕愛也 誕先登於岸。岸道之極至處也 密人不恭敢拒大邦。密密須也 姞姓之國在寧州 侵阮徂共 阮國名在今涇州 徂往也 共阮國地名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此言文王伐密之事

天降下民七句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

有畔援歆羨之心也

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剔也夷居夷踞而居傲上帝宗廟百神之祀犧牲之盛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其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

文選謝惠臺曰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崎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百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維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雪宮

大明一統志云青州府成丸成皇朝有雪宮遺址

琅邪

子虛賦云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水經注云琅邪山名在都城縣

齊景公問於晏子

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是爲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出齊世家

公起大臺歲寒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奉上靡敝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役乎寡人將罷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有蓋廬以蔽燥濕君有大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

邪山名越王勾踐之故國也勾踐并吳欲伯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爲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于其上謂琅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于衆山上下周二十里餘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二萬戶于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臺

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主雩焉人汙之則竭齋潔則通焉祠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

大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餒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獄國之重官也願托之夫子晏子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待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於左右左右爭之甚於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

之觀也且夫餘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且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今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

貴常太一之察推曰欲先知巡之年當視太一兩太白在四維之歲

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巡狩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

述職○疏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者謂述己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天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乎乃守守謂國境之內修之守之使各當其分也故乃職事無敢不敬戒　秋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每十二年王巡狩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謂之殷見皆所以撫邦國也凡諸侯之王事朝王之事辨其位辨朝廷賓主之位正其等正尊卑上下之等協其禮協饔餼饗食之禮賓而見之以賓禮見之虞書云五

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錫車服以旌異之其與言不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宮商角徵羽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大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

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四方諸侯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曰庸）

徵招角招

樂記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　劉歆鍾律書云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角者觸也物觸怒而氣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蓋人君為民則民力繁盛生機鬱勃故取徵角　樂書云舜作歌以勑天命其要在康庸事制瑟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樂以招名即是此意

明堂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堂　禮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稟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取其潔質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周禮考工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每筵長九尺。此以下言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廣八尺一寸南北七筵深六丈三尺堂崇一筵高九尺五室堂有五室象五行凡室二筵每室一筵一丈八尺 朱子明堂說云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个者四面旁室也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

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居焉

路史云岐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

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乃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爲說

岐

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盖周之舊國也

關

鄭玄云關境上門也　禮月令云句關在境所以察出御入　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周禮地官司關掌國貨之節通貨賄之符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

貨□其入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禮則無門關之征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左傳曰聘禮之人入從其政僞介之閒暴征其私言邊鄙徒人服正役又爲近關所征稅也

市

風俗通云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　易繫辭云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一曰祝融作市　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建國必前朝而後市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家設其次司市所莅置其敘行師所居正其肆肆之節諸行列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度丈尺量斗斛淳謂布帛幅之廣制謂布帛匹之長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以泉府所藏與民同之市不售者官爲斂之民無貨者貰貸予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族姓也大市人多故百姓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商賈家于市朝時在焉故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細民之販以日之餘力故爲主

詩敝笱在梁鄭箋梁石絕水之梁朱傳解敝笱云乘梁之空以取魚

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

佌佌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也天禍也椓害也

澤梁

周禮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用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　梁。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　大戴禮云。十一月虞人入梁。梁者。主設網罟者也。

鰥寡孤獨

釋名云。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寡。寡踝也。踝踝。單獨之言也。獨。獨隻也。言無所依也。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

小雅正月之詩　全篇十三章此卒章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佌佌然之小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至于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

干楯也自關而東謂之干或謂之楯戈主于刺長六尺有六寸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

公劉

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二水名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民賴以度。乃遷邑於豳。百姓懷之。多從而歸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故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

大雅篤公劉之詩 全篇六章此第一章　大雅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詩以告之

篤公劉。匪居匪康。乃埸乃疆。匪居安也康寧也埸疆田畔也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言厚哉公劉于民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于是裹其餱糧思以戢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于豳焉

妃

帝王世紀云。黃帝有元妃次妃之列。則妃之名。疑自此始。白虎通云

全篇九章一章言在豳二言在岐三言定宅四言授田居民五言作宗廟六言治宮室七言作門社八言至文王而服昆夷九言文王受命

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卿而職聽於朝遂士掌六遂之獄二旬而職所於朝縣士掌一縣之

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甚畧大宰皆稱妃故黃帝帝嚳俱有四妃至周則天子立后后正嫡曰后其次曰妃

大雅綿之詩 全篇九章此首一章 此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以受天命也

緜緜瓜瓞 音垤○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 民之初生自土漆沮 漆沮二水名在豳地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陶窰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 未有家室 ○此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于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于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士師

周禮地官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 王宮之禁 二曰官禁 官府之禁 三曰國禁 城中之禁 四曰野禁 郊野之禁 五曰軍禁 軍旅之禁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 以言折之 用之于軍旅二曰誥 以言告之 用之于會同三曰禁 止使 用諸田役四曰糾 察其用者劾中 五曰憲 表而用者

所於朝而士師爲之掌也

者畐掌士之八成之成法也　一曰邦汋之陰而激衆倡亂如水之激而遊行也　二曰邦賊潛謀陰結將爲逆亂者　三曰邦諜爲國行間覘同虛實者　四曰犯邦令故恃僥倖以干法令者　五曰橋邦令橋作矯謂詐爲王言以布于下者　六曰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　七曰爲邦朋結私黨以亂政者　八曰爲邦誣造亂言以惑衆者凡此八者亂之首也

桀紂殘賊謚法賊人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

荀子曰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桀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者則必稽焉　桀爲天子酒濁而殺廚人紂能蹯不熟而殺庖人出[illegible]子　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琁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出晏子春秋　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夫其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出韓非子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

子貢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吳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醒而不知

國策趙與蘇秦黃金百鎰注二十兩爲一鎰

萬鎰

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本義說爲二十兩

玉人

周禮考工注攻玉之工玉人爲長　逸論語云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雕治瑑也

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立齊因燕喪伐之與孟子嘗

燕

燕姬姓伯爵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王定天下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

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

仲虺之誥

表正者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也天錫湯以智勇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所服行也

懋茂也人之懋于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諸侯之賢德

壺漿

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漿水也飲也或曰酒也

書湯一征五句

成湯武功成故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繼禹所行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後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所以惡惡也

霓

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　春秋元命苞云虹霓者陰陽之精　春秋孔演圖云霓者斗之亂精　春秋運斗樞云樞星散為虹霓　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一名蝃蝀音帝音凍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天地之淫氣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

侯鯖錄又云[illegible]滿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斜視之則暈為虹霓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故又水虹屈霓也

鄒穆公

彭公尊生子爵出自顓帝之系陸終第五子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安之

穆公食不重
味衣不雜采
自刻以廣民
親賢以定國
親民如子鄒
國之治路不
拾遺臣下貫
從若手之役
心是故以鄒
子之細魯衛
不敢輕齊楚
不能脅鄒魯
公死鄒之百
姓若失慈父
行哭三月四
境之行於鄒
者士民鄉方
而道哭抱手
而憂行酤家
不售其酒屠
者罷刎而歸
傚童不謳歌

[illegible]
桓公得周進爵爲子克後九年桓公華之克子瑣立十二年傳文公蘧篨卜遷于繹文公卒邾與魯世爲讎敵及穆公改邾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于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是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以養鳥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何我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於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富邦

倉廩

倉所以儲粟廩所以藏米 周禮地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

春築不相杵婦女投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變反賴往者福來

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法用法所當用者不足則止其不急之用不敢求豐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頒委人所掌諸委積也賙賜王所賜予也稍食仕者之祿食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治年之豐凶預為之防也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鬴釜同六斗四升每人一月食穀四鬴則年之上也下倣此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滕文公

世本云齊景公亡滕至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滕隱之後猶有六世爲君而云齊景[illegible]

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滕至滕侯薨當魯隱公七年卒而不書名宋同盟也數傳至定公而爲宋役迨定公子文公見孟子聞性善堯舜之說行喪禮舉井田厥後二十一年爲宋所滅其地在兗之龔丘今滕縣是也

左傳孔疏案譜云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小國元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

史記平準書云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奚仲仲虺之後

邠

邠即豳。在雍州岐山之北。棄爲后稷封于邠。及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立國於此。今邠州三水縣是也

皮幣

周禮春官小行人合六幣。六幣諸侯所以享也 圭以馬。銳首曰圭幣用馬 璋以皮。半圭曰璋幣用豹皮圭與璋二王之後用之 璧以帛。璧圓而中虛其幣用帛 琮以錦。琮方而八面其幣用錦璧與琮侯伯用之 琥以繡。琥爲虎形其幣用繡 璜以黼。半璧曰璜其幣用黼琥與璜子男用之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珠

財貨源流云。珠生於大海中。乃蚌蛤胎也。 埤雅云。龍珠在頷。鮫珠在

玉海云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秦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

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蚌珠在腹　七經義云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後漢書云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管子曰玉起于禺山珠起于赤野先王以珠玉為上幣

耆老

周禮八十曰耋。釋名云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又至也言至老境也又彊也

梁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鄭玄云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矣

魯平公　謚法法治而清省曰平

魯世家云魯

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自齊而歸

為平公

樂宋微子之後戴公生公孫衍字樂父以字為氏

曲禮曰君出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軨君出就車則僕並轡授綏漢儀注云皇帝輦動左右

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嬖人臧倉止之。廣文選載平公與宣王會於梟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足以輔世長民。其道可以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公因許之。見而臧倉乃以巧言沮之。遂不見。

樂正子

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按樂正是樂官之長。或者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樂正世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出陶淵明集八儒載。

乘輿

事物類考云。陶唐氏始乘彤車白馬。則車駕之始也。說文云。人君乘車駟馬。鑣八鑾。鈴聲象鸞鳥聲。動則鸞鳴。以應行節。漢制度云。天子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

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警戒肅也蹕止行人也

主父偃傳云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惟河南尹執金吾及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史整車騎　逸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夏書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御六馬

鼎

說文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器也銅鐵等物為之又有曰鑊曰鬲曰鬴曰錡曰錪曰鬵（音尋）曰鍑曰鬲（歷革二音）曰鼐（音奈）曰釴曰鎬皆鼎之屬漢郊祀志云黃帝採首山之銅以鑄鼎　饒雙峯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腊獸之乾者膚革肉也

衣衾

衾即被也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　公孫丑傳[illegible]

曾西

曾西曾子之孫也經典次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見

賢聖之君六七作

成湯之後湯太子早卒立次弟外丙外丙卽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卽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是爲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已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子帝祖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

崩子武丁立號爲高宗　太甲處仁遷義太戊修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祖乙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盤庚又以河決之害遷於殷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商道復興武丁得良弼戒雉雊伐鬼方商道中興

微子　微仲

微子名啟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也食采于微故曰微子○微仲名衍一名泄微子之弟也初微子封於宋其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爲微仲禮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

膠鬲

韓非子周行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因與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

膠鬲曰以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
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
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
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
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
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
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
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君子曰武王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不
強其所不欲也

四境

按齊境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淸河北有渤海太公始封時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丹鉛總錄云注置驛也郵馹也驛與馹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騎也從馬睪聲馹傳也從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馹主于傳言車也

置郵

許東陽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曰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也。

四十强仕

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艾髮蒼白如艾色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耆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令人故曰指使。傳謂授家事於子也。耄昏忘也。壽以百年爲期故曰期飲食啟處無不待於養故曰頤

孟賁

乎勇乎曰吾
二者人之所
大難而皆不
足以易勇此
其所以能再
三軍服猛獸
也

春秋孔演圖
曰麟木精也
鬪則日無光
春秋感精
將曰麟一角
則海內共一
王也王者不
刳胎不破卵
則出於郊
尚書中候云

[illegible]
目裂鬢指船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
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出呂氏春秋

褐

始皇紀云大寒者刺短褐　豳風七月篇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麒麟

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　爾雅云麐麕身牛尾一角
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爲麟　鶡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毛詩義疏曰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麟生於火
游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粹精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臻　廣雅
云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審而後處不履生蟲

黄帝時麒麟在囿 漢武帝紀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

論衡云鳳凰禽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麋戴角則謂之麒麟相與鳳凰合相者謂之鳳凰如何

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網羅文章彬彬。 徵祥記云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鳳凰

格物總論云鳳神鳥也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衆鳥隨之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

丘垤

廣雅云小陵曰丘。 埤雅云詩豳風零雨其濛鸛鳴於垤註鸛水鳥垤蟻塚也蟻封其垤則雨將至。一名蟻封

行潦

爾雅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止雨水流聚故云行潦也

四祀

七十子 本闕里志

弟子名數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唐司馬貞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師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註之曰家語自稱則知顏何

復聖顏子字子淵魯人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十哲

閔損字子騫魯人。

冉耕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魯人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冉求字子有

仲由字子路卞人。

言偃字子游魯人

卜商字子夏衛人。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

兩廡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

原憲字子思宋人。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

南宮适字子容魯人。

高柴字子羔。

已載於家語而肅本缺之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曰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眞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云 又曰史記所載數同家語內無琴牢陳亢縣亶三人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鄡亶原亢公肩公良首句并疆邽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

樊須字子遲魯人。

司馬耕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

有若字子有魯人

琴張

申棖

陳亢字子亢亦字子禽陳人。

巫馬施

梁鱣字子魚齊人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三年而有子

公晳哀字季沉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夫子賢之太史公曰季沉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上矣。

秦冉林放三人子由名史又錄七十九人蘇子云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獨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牢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譜之凡七十九人又曰索隱曰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申黨四人今石室圖七十

[illegible]聖智而無位矣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

冉孺字子魯魯人　　顏辛字子柳魯人

伯虔字子析魯人　　曹卹字子循蔡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公孫龍字子石衛人

漆雕哆字子斂一作侈魯人　　秦商字子丕魯人

漆雕徒父字子有一作從字子文魯人

顏高字子驕一名刻魯人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商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壤作穰徒作從按通志略壤駟氏複姓未知是否

二人亦無所謂棖與棠也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石作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　　公夏首字子乘家語作守字乘魯人

公肩定字子中家語作堅字子仲魯人　后處字子里家語作石處字堅之齊人

鄡單字子家一云鄡單家語懸亶魯人字子象餘冬序錄曰懸亶今家語作亶禮記檀弓篇懸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宜補贈懸亶爵號列諸從祀　奚容蒧音點字子皙一作奚蒧孔門高弟則當稱奚子爾奚容復姓者誤　罕父黑字子索魯人　按氏族畧無罕父氏註云孔子弟子有宰父黑則家語罕作宰爲是

顏祖字子襄一作祖魯人　榮旂字子祺一作祈魯人

秦祖字子南秦人　左人郢字行家語作左郢字子行魯人

按通志畧左人以官爲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稱左子似誤

句井疆字子疆家語句作句井疆衛人　[illegible]

言文王之有聲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

公祖句茲字子之家語無句字魯人　原亢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魯人

縣成字子橫魯人　廉潔字子曹衛人古史作齊人

燕伋字思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　叔仲會字子期家語作會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邽巽字子斂魯人

樂欬字子聲家語欬作欣魯人　公西輿如字子上古史作公西輿魯人

狄黑字晳之衛人　孔忠字子蔑家語作弗孔子兄孟皮之子

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施之常字子常魯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大雅文王有聲之詩全篇八章此第一二五六及末章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烝君也○武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武王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績功也四

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思情愛也勤篤學也　鬻養也閔憂也　拮据手口共作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

方彼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鎬京辟廱鎬京武王所營也辟廱天子之學也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豐水有芑芑草名武王豈不仕仕事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燕安也翼敬也子成王也武王烝哉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詩迨天之未陰雨五句　豳風周公作之以貽成王

鴟鴞鴟鴞鴟鴞惡鳥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卒盡也瘏病也曰予未有室家巢也○予羽譙譙殺也予尾翛翛敝也予室翹翹危也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急也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之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故

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蔡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
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書云作孽 四句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祐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意與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過[illegible]蓋天命眷顧陰佑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

俊傑

文子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文王云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守職而不廢處義

市廛 詩見明堂章

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

古者竟上爲關又周禮司關界上之門然則禮之正[illegible]

纂要云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曰市井。市巷曰闠。市門曰闤。市中空地曰廛又曰市宅　說文云市物邸舍曰廛　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　趙氏惠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　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物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門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關譏詳見明堂章

饒雙峰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illegible]

竟至國更亡乃州縣租之理月餉豆月倡居社戶訓以貧傭出絹之者爲也

閑也

不毛者不種
桑麻也布出
也罰之使出
二十五家之
泉布所以勸
織也　夫三
爲宅有田而
不耕者罰之
使出三家之
屋粟所以勸
耕也　民無
九職之事者
游惰之民也
夫征者百畝
之稅也家征
者出士徒車
輦給徭役也
游惰之民罰

夫里之布

周禮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國中王國之內也。何凡日在市之宅爲廛在里之屋爲里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征其賦。數者之賦數之必以其時　饒雙峰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庸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

按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者出夫布。註云布。泉也。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也漢法曰百二十而集註以夫家之征當之遂以夫家與里布對說豈晦翁未加深考也

氓

楊升菴云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去其本土而占藉他國者

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所以勸其勤生也

枉矢取流星之名絜矢有絜治之義枉矢亦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其鉄比鍭殺爲差小前輕重後微輕其行則疾故利火射用之守城車戰殺矢偏之深量其力葬而射鍭矢侯敵近而射

也。

矢人

釋名云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前進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　世本云牟夷作矢牟夷黄帝臣名　孫卿子云浮游作矢　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矢二曰絜矢三曰殺矢四曰鍭矢五曰矰矢六曰茀矢七曰恒矢八曰庳矢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考工矢人爲矢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殺其一者笴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寸也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深以笴之厚爲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也水之以辨其陰陽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辨行之陰陽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比者笴之兩旁也夾其左夾其比以設其羽置羽於三

死故曰殺矢鏃矢象焉皆三分一在前二在後中深而不可遠故用之近射田獵つ結繳於矢謂之矰矢矰之言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可以刜射飛鳥也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其鍭比枉矢絜矢又差小其行不低故用之弋射つ恒矢安居之矢庳矢平等之矢曰恒以其可常用也八分四在前四

謂其又刃居一分員剄不疾屈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鋌箭足入笴者垸量三垸也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之矢笴其強弱欲適中此者強弱之失其中也 四 羽豐則遲羽殺則趮矢之羽其豐殺欲適節此二者豐殺之失其節也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此言相矢之法以指夾其矢而搖之以矢之輕重而知其豐殺之節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矢之強弱而知其鴻殺之稱 凡相笴欲生而摶音團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音栗つ此言相笴之法欲生而摶取其體之圓也竹之圓既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既同則擇其節之疏者用之節之疏既同則擇其㮚者用之如此則其材美而其矢善矣

函人 與棄甲句參看

周禮考工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一乘爲一札革堅者札長以犀皮爲甲七節相續用之可歷百年以兕皮爲甲六節相續用之可歷二百年合犀兕之革以爲甲五節相續其甲尤堅可歷三百年革堅者用愈久 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容者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觀人身然後制革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

在後訂其序不也故可用之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

釋名云甲以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重之名

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

腰以上也下旅腰以下也重若一者上下等也以其長為之圍長與圍等者欲其相稱也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鍛鍊革也摯至也鍊之不熟則不堅鍊之太熟則撓曲也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音宛也鑽空穿而為孔也惌孔小貌眡其裏欲其易也裏者革之內也易治其穢惡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朕縫處也直無邪曲也櫜音高之欲其約也櫜韜也卷而藏之易於約束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音薤也齘謂如齒齘着之於身無齘齵之病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治之潔淨則更變其材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制作密緻而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舉起而豐是扎葉光明而可觀衣之無齘則變也變隨人之身使便於材也

弓人

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窿然也。古今姓纂云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又山海經云少昊生般始為弓矢孫卿子曰倕作弓墨子云羿作弓[illegible]

甲革以革為甲也椹木跌也質正也椹質植椹以射正王弓弧弓最强故以射甲革椹質也○豻侯射的也豻侯五十步鳥獸必近而後射夾弓庾弓稍弱故以射豻侯鳥獸也○學射者先用弱需後習强敵夫弱强適中之弓故以授學射者與爲使及勤勞王事

三禮圖曰[illegible]長弓也○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之法。六弓謂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也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音斟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音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少則合少天子之弓王弓弧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合七而成規。諸侯之弓唐弓大弓也其體少曲故合七弓而成一規士合三而成規。士之弓斗力也其體極曲故合三而成規句音鉤者謂之弊弓。句也猶弊惡也句者爲弊則直者爲良矣○考工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幹角筋膠絲漆也取之以時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和調適而用之巳幹也者以爲遠也。弓貴及遠其力乃幹故幹以爲遠筋也者以爲深也。筋以束之則其入必深膠也者以爲和也。三者得膠以黏之則和合而不解絲也者以爲固也。絲以結之則堅固而不壞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飾之以漆則受霜露而不液凡取幹之道七。此下言取六材之法柘爲上，檍次之。即杻也檿桑次之。檿山桑也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音向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

埶射深者用直既得其材乃可鋸析之以爲幹用埶者取其木之曲曲則有力故利於射遠直則不撓故利於射深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居幹猶處幹也菑加功以治者栗緊密迆邪行也以鋸析幹加功以治而且致其緊密行不邪理不絕則弓之發傷無自而起矣凡相角秋閷殺同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牛之少者其角紋直而滋稺牛之老者其角紾而稺亂牛久病則其角之中必傷動牛瘦瘠則其角不滋潤角欲青白而豐末青白則其色之善也豐末則其質之厚也夫角之本蹙於䐃同腦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䐃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音團廉相膠者欲其色之純赤又欲其文之交錯深瑕而澤言表裏有文而其色潤澤也紾而摶廉言文理緻密且圜圜而廉稜利者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昵鄭氏以爲𣂃亦黏也𣂃暱可以黏凡相筋

角之長二尺五寸本必白中必青末必豐則所載之角又有一牛

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

相筋以條直滋潤爲上筋

弩弓中裨也謂幹上所櫬木裨厚則剛故其木堅裨

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敝之敝嚼之欲其熟也）漆欲測（欲其青也）絲欲沉（如在水中沉之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幹欲堅而正圓故冬析角欲和而溫柔故春液）夏治筋（筋欲散而解緩故夏治）秋合三材（膠漆絲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實故秋合）寒奠體（奠定也體者弓任來之體也）水析灂（漆之灂也）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水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被弦於春俟一朞之久而後可用）析幹必倫（欲其順理）析角無邪斷目必荼（音舒）斷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幹之節目蹶之不紓徐則其功粗而不精筋雖與幹爲力反爲節目所摩齧而筋受其病矣）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絕也）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通一弓之中或以絲約之亦有不如約處）疏數必侔（約之疏數必隨其宜）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之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摯致也致力于修治也）夫

游則柔故其力軟

峻謂簫也柎側骨也弓之曲處謂之畏人所握處謂之敝

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也（校疾）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撟（音嬌）幹欲孰於火而無贏（贏過也幹雖欲火之至熟然過熟則脆故欲其無贏也）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音潛燂爛也）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筋以緩治之則其力無損）鬻（煮同）欲熟而水火相得（膠以和齊之則氣相入）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宛屈謂引應弦而不罷敗也）下柎之弓末應將興（弓柎卑而簫應弦則柎將動也）為柎而發必動羽䋡弓而羽䋡末應將發（䋡接中也羽緩也接中動則緩簫應弦而角幹將發也）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牚（音撐）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三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三均（三者皆善不能相勝）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

榷平也箏箏也鋝相稱也卽相取也弧有所受也

又以絲漆膠爲之輔九者相得而和方和之弓能勝軟橫殺三停膠三鋝（音劣）絲三邸（音抵）漆三斞（音庾）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巧工和之而有餘下工和之則不足）弓長六尺有六寸（此言人之形貌不同故弓之等制不一）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耕稼陶魚

史記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

耕歷山

鄭玄曰歷山在河東　正義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狗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

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

也及嫣州歷山舜井皆云舜耕處未詳也

陶河濱

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　正義曰按於曹州河濱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舜之陶也斯或一焉

漁雷澤

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　正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也

時日支干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干支干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

天時

天時者十干十二支五行生剋之數天德天刑之殊太史卜之背孤擊虛依旺乘相若風吹南北而知死聲月宿箕翼而知水困是也　黃帝問玄女兵法曰戰鬬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六神甲子旬在河魁甲戌旬在傳送甲申旬在勝光甲午旬在天罡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爲戰主　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也　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注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巳爲虛餘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爲空亡是以空亡爲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爲虛旺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　雙峯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

戊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爲母木爲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似有細密處　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卽十二枝干卽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庚

李靖用兵精風角用孤虛空亡也虛宮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午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戊亥爲孤午未爲虛餘做此旺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旺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旺震艮相立春震旺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罡所指

有掛者有遠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而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

地利

孫子曰用兵之法諸侯自占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又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　魏武侯問吳起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右山左水深溝高壘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　太公兵法曰星宿孤虛爲天陣山川向背爲地陣編伍彌縫爲人陣

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白虎通云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于天子也○月令曰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

城郭

管子曰內爲之城外爲之郭　釋名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又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方丈曰堵三堵曰雉　玉海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里于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于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郭一里之城以城爲宮則其宮等王宮

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五則攻之吾軍五倍于敵則可驚前掩後衝東擊西而攻取之也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

攻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又曰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是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又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　又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　管子曰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池

說文云池沼也穿地鍾水也　輿地提綱云城外有池池有水曰隍

革

趙氏曰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人工後世始用金曰鎧　金仁

能避之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山曰黃牛皮者爲革甲青牛皮者爲兕甲即今水牛也

米粟

金仁山曰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封疆

周禮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乖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金仁山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爲疆

谿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東郭氏

氏族略云東郭氏姜姓齊桓公之後也

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于君命者也君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隨時緩急急則二節緩則一節也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孟氏譜云仲子名睾孟子之子 七三

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

薪

薪蒸總論云薪柴也所以供炊大曰薪小曰蒸供燔燎曰標

父召君召

禮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齒

禮祭義云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戚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

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投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　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今供稅

周官其無正

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陳臻 無考

金

張衡傳注云兼金價倍於惡者故曰兼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餅金謂之鈑絶澤謂之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生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黃龍注玦石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一化澒黃金水銀也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

會聚萬民別其材堪充卒伍者以待使用

後世有棨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戟施于公門或設于私第故漢魏彭寵李晟皆得設棨戟以代斧鉞

虞與許平陵尉有司附縣

大夫

冊府元龜云魯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爲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

伍

周禮小司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

孔距心無考

戟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　趙氏德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

蚳鼃無考

靈丘

禮記云天子
制：中都四
寸之棺五寸
之郭○按古
人衣祀皆服
有飾上下有
等天子棺四

地理志云代郡有靈丘縣。

蓋

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洲沂水縣西。

王驩無考

嬴

左傳杜預注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是也

充虞無考

棺槨

禮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

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裏棺而以綠鄭貼棺內

朱緑貼四方綠鄭貼四角鐕釘也用金釘以豕系…

六寸大棺八寸大木同于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杝棺之間又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柷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一說壺甒皆盛酒之器此言凋狹之度棺外槨內皆有藏器也 君裹椁虞筐大夫不裹槨士不虞筐。 饒雙峯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 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為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為一重 其厚三寸杝音移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杝木亦耐濕為二二重梓木為屬棺大棺四方悉周匝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縮直也衡橫也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 柏槨以端長六尺天子以柏木之頭為椁 天子之殯也菆才官反塗龍輴以槨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輴輴車載柩畫轅為龍 加斧于槨上繡覆棺之衣為斧文從棺上入覆于棺 畢塗屋又四注為屋以覆于上而下四面盡塗之天子之禮也

沈同 無考

子噲 附子之

子噲燕易王之子也子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其弟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欲用蘇代燕噲三年

以乱齊齊大夫與之爭寵使人刺蘇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爲燕作乱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得矣齊王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出遂誅之○韓非子云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湮汚池臺榭外不罼弋田獵又親操耒

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而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反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宣王因令人謂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乃與百姓反攻

太子[illegible]被死以殉[illegible]

以憂民如此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国亡奪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故何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詩豳風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国是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

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擒子之而醢之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出史記

管叔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於殷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攝政當國管叔與羣弟疑周公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助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時子

古今姓纂云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

萬鍾

註鍾量名趙氏曰四豆爲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受六斗四升十

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九經補韻龍音壟合于上声二腫壟字下添入

畫齊大夫之封見風俗通有畫氏孟子宿畫者

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之名物五几玉雕漆素彤也武王几銘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曲禮云謀于長者必操几杖以

釜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龍斷

孫奭云。龍斷者岡壟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見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也。

畫

廣輿記云。青州府。臨淄縣。有畫邑城。

几

演繁露云。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釋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按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眞經庋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雕畫為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濶翁往見任元褒門

淺制大于王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爲几冬則以蒻爲長憑之不得加綈錦○張華云倚几之設蓋而不倚作器于此成祀于彼

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

則几之形象可思。大率如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爲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几板爲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眞草。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卧。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飾。則有別。若其形制。無二也

魯繆公

魯繆公名顯。元公之子。悼公之孫也。元公在位二十年卒。繆公卽位。元年壬申。公儀休爲政。泄柳子思爲臣。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子思答曰。伋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弗欲其有

人者雖非正其辭然有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子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愛而哭出于不能已畏而哭出于不得

迹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議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責以虛飾之教非彼所得言公曰何道可以利民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善（出孔叢子篇）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鄰國其興也勃矣（出孔叢子）十六年丁亥齊伐魯取最（地名）韓救魯二十年辛卯魯伐齊敗齊師於平陸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魯是以有辭（出史記）陳莊子（齊大夫）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音玄）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人臣無外交束修雖微不以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國中（當時大夫與國君盟會故曰交政）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非所當哭

斯嬰之獻公[illegible]

子碩子柳弟也具喪事合用之具也

以物助喪曰賻布錢也

班分也

申詳問子子思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稷至武王而王同學之後也周

泄柳

泄柳字子柳，魯叔仲皮之子也。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言無財為用 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而為利也 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出檀弓上 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出說苑

申詳

申詳，魯人，子張之子也。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戍奔魯。衛公叔文子之子戍或作宋春秋作戌 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

人追王太王王季而殷人猶不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季起焉又問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求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

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之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檽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擿不發如大鏡燦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出孔叢子

高子

高子齊人嘗問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 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illegible]

稱其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邠人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十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雖同

休

國名紀云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

崇

崇古崇侯國卽今鄠縣昔文王伐崇命無殺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

成覸

成覸齊人博物策會嘗以丈夫自期而孟子述其言

公明儀

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甚尊其師嘗問於曾子曰夫子何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

追王不亦可乎

牟子云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而爲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

志記識也蓋相涵者

書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illegible]

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出禮記祭法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也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出家語曲禮篇

子張死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褚者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爲褚不爲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爲之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此殷禮士葬飾也。出禮記檀弓上

瞑眩

商書說命篇云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illegible]

每一升凡八十縷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齊服加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細精與吉服

滕定公

滕定公文公父也見文公傳中

齊疏

禮間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齊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麻經繫葛經婦人去首麻經著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以葛經易腰麻經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經不除至小祥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也

飦粥

禮喪大記曰君子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皆食粥衆士室老之下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

之布相近故杯成
廣雅曰粥糜饘也〇釋名曰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粥〻然也
倚廬者於中門外東墻下以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也苫草也寢苫卧於苫也枕凷枕土塊也宮之者廬外以帷幛如宮墻也禮但也其廬祀宮不以帷幛

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五月居廬

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中國廣大非七月不足以盡遠人之情也諸侯五月同盟至。同方岳之盟其地漸近故五月而可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三月而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外姻者近故過月可至

禮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音塊非喪禮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民事

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于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偕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司以監之置田畯以

耕種耘鋤條桑耕燔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蟲鑿脩運輸阻賦除道理溝塗灌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

說範云古者有主西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

豳風七月之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火大火心星也下而西流則暑退將寒至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衣以禦之一之日謂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建丑二陽之月時發風寒而栗烈氣寒也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矣此段言衣之始三之日正月于耜四之日二月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三之日正月也四之日二月也三之日則往修田器四之日則舉趾而耕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田畯勸農之官此言食之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小徑爰求柔桑穉桑也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蘩白蒿也祁祁衆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女則執深美之筐循小徑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未可食桑則采蘩以啖之治蠶之女感時而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父母爲悲也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條桑長落

之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出獵蔡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興力役

萎草名蜩蟬也蘀落也

豵一歲豕豜三歲豕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

之采其葉也取彼斧斨。斧隋銎斨方銎以伐遠揚。遠枝揚起者也猗彼女桑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七月鳴鵙鵙伯勞也八月載績績緝也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言七月暑退將寒今歲禦冬之備成矣又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於八月收萑葦為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事桑可條取則代之小桑不可條取則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又以鳴鵙之後麻熟可績則績以為布凡此蠶績所成者則染之或玄或黃而朱者尤鮮明皆奉為公子之裳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萎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同竭作以待也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將至雖蠶桑之功皆備猶恐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于上亦愛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

薁也　菽
名菽豆也
剝擊也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為圃而種菜茹物成則築堅為場而納禾稼禾首穀連稾結之總名禾秀實在野曰稼

鑿冰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意

公堂君之堂也

章亦以終首章前段興寒之意〇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穫稻以釀酒也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介助也眉壽者頌禱之辭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也采荼薪樗。荼苦菜也樗惡木也食我農夫。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此章言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禾麻菽麥。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晝而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〇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陵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蚤朝也獻羔祭韭。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也九月肅霜。肅霜氣肅而霜降也十月滌場。農事畢而掃場地也朋酒斯饗。兩尊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稱舉也兕觥以兕角為爵也萬壽無疆。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勤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

禮書周官載師國學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四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鋤粟許慎謂耡爲助孟子曰九一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也藉而不[illegible]

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貢助徹

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于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則法略于夏備于周可知　穀梁傳曰夏之民耕五十畮而以五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畮以公田十畮徹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　鄭樵曰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籍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使民徹透徹而耕謂之徹註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爲通徹之徹

年上下則與
乎夏
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行于國都
鄭注謂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
百夫之田其方十里號為一成千夫之田其方百里號為一同
鄭注謂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註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一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焉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者也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深廣倍于遂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洫之廣深倍于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車一軌千夫有澮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道之廣可容車二軌萬夫有川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註

周禮冬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龍子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

不形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感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為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穜稑其種也戒飭其具也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隸僕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列子

詩雨我公田二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覃利俶載南畝俶始也載事也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庭直也碩大也曾孫是若若順○既方既皁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稂童粱莠似苗去其螟螣音特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穉幼禾也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

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也　彼有遺秉把也　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精意以享謂之禋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庠養

[禮祀]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為其禮皆有惇史　[祭文]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

六禮冠婚喪祭鄉飲士相見也。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教制

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按養老之禮曰乘輿先到辟廱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

校教

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此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總其政令者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善日習射上功射以中為上故曰上功習鄉上齒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亂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于觀感改過以從善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對移廢幾興變也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在鄉界之外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

曰秀士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選而用之）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國學）曰俊士（才過千人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成也成就其才德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下言國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學

周禮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之于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又曰春夏學干

曰校又曰瞽宗●周兼用之內建四斈虞庠此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曰膠又曰辟雍外則參行之侯国立當代學曰泮宮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党立校

戈。秋冬學羽籥皆習于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　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脤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易傳］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　禮記保傅篇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而問道

經界

［虛齋蔡氏］曰。溝水界也。如曰澮。曰川。皆是。塗陸界也。如曰經曰畛曰塗曰道。曰路。皆是。封土。堠也。植種木也。直音曰。五里一堠○饒雙峯曰經界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又舉經字有緯在其中

田也于大夫外之田也除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至于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賞賜制之非私意也○鄭樵曰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
通典曰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

圭田

趙氏惠曰圭絜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
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

餘夫

禮書曰先王之于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畮而又以百畮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

守望

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劫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井田

漢食貨志云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土也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

古步制畝以防不定使八家為井間為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于黃帝成于大禹備于周壞于秦也○路中曰井田之制居則為農出則為伍織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紀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六与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

尺為歩歩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舄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産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諸侯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

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家服牛粟馬車騎之象今稱于鋤用象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于夫井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

房弘也令習事也秋令以祭五祀以作[illegible]之刑也稱[illegible]五穀[illegible]

中不得有樹恐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埸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埜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袁氏明善曰井田始于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論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上送於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爲菜田助者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七十畝其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爲菜田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爲菜田及廬舍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

神農姓伊祁名軌又云名石年教民習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與稼穡之神農

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卽周之所以通用三代之法而爲徹者也野謂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外公田。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卽殷之助法但比殷則每家增多二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上貢於官此卽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菜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

神農

炎帝 神農氏姜姓母曰安登有蟜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承庖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帝以茹毛飮血非生民可久之利乃斵木爲耜揉木爲耒鐵曰耜木曰耒教天下以

祭有八神一先嗇謂神農二司嗇謂后稷三農謂田畯四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蓋田犬也五猫以其食田鼠六虎以其食田豕七防以其止水八水庸溝瀆所以通水者皆有功於民故進祭之

淮南子云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疹病毒傷之害神

耕稼負穀故號神農氏其爲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一人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矣一女不績則天下有受其寒者矣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恭至生（恭重也生謂生業）各食其力。於是作蜡祭歲報順成以赭（音者）鞭鞭草木（赭赤色神農以火德王故於蜡祭後用赤鞭鞭草木使萌動也）始嘗百草制醫藥以療民疾俾無夭札（短折曰夭夭死曰札）又作五絃之琴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出史記）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出通鑑）諸侯夙沙氏叛殺其諫臣箕文帝惟自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帝（出路史）帝初都陳（今開封府）後都曲阜（屬兗州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烈山在德安府隨州）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蓋謂是也（出史記）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故又曰連山氏（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又曰伊耆氏。出易經繫辭下）神農

農乃教民番種五穀相土地之宜燥濕肥饒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泉之甘苦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制醫藥以療民疾又作五絃之琴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宋衷曰黃帝臣于則作扉屨又釋名曰履〔禮〕也出行著之屨蹻使因以爲名○賈子曰天子黑方屨諸侯素方屨大夫素圓

凡八代（帝臨魁帝承帝明帝宜帝來帝襄帝榆罔）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見轉蓬而制乘車横木爲軒直木爲轅故號軒轅氏）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嶽（堯命羲和之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曰四嶽）至周宣王時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出史三皇紀）

許行（無考）

屨

釋名云屨拘也所以拘於足也麻作謂之屨亦謂之扉一鹽鐵論云古者聖人從扉草屨　曲禮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又云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耒耜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爲之曰犂鑱斲木而爲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曰犂建曰犂槃木金凡十有一事

耒

周禮冬官車人爲耒疵音茨長尺有一寸疵耒下前曲接耜者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中直謂疵上勾下其中直者耒之制上下皆微曲中間則直上勾者二尺有二寸上勾謂手所執處下勾則接耜也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自耒下之庇緣其外而上至耒首望直量之而合六尺六寸所謂弦也故與步相中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直庇所入者深故利推勾庇所起者順故利發倨勾磬折謂之中地倨直處也勾曲處也磬折其弦勞處也勾直各得其中則宜于地也　大戴禮云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耕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一作腸

耜

周禮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耜耒耜之金也二耜爲耦兩耜相合號爲一耦　易繫辭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　禮月令云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飧字從夕食今作飧訛失

注儲粟曰倉藏米曰廩藏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亦也宝物可矜惜者接之其中也

饔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饔即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饔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饔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宴必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饔

倉廩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鬴音釜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釜甑

曰錡無足曰釜○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

釜用之以煑者也浙人謂之鬵用之以烹者也隋人爲之　古史考云黃帝始用釜甑火食之道就矣　劉向曰食穀衣絲而非耕職識于稀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食于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皆不知本也。

周書曰神農作陶○呂氏春秋曰夏桀之臣昆吾作陶○尹子云蚩尤造冶○古史考曰燧人氏鑄金作刀鑄金劍冶也而周書亦謂神農作冶○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

鐵耕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

陶冶

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檀弓注有虞氏書陶謂陶云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

益

益名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益初與禹皐陶稷契伯夷夔龍垂彭祖自堯時皆已舉用未有分職至舜攝政乃命十二牧居官用事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於是以益爲虞官掌山澤

女修女修識玄鳥隕卵吞之生子大業太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造皂旒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賜姓嬴氏

河源發于崑崙積石乃其

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四臣名舜曰往矣汝諧。和其職也遂以朱虎熊羆爲之佐益主虞山澤辟鳥獸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虎豹犀象蛇龍之屬不爲民害。及舜命禹爲司空禹與益奉舜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任土作貢辨賦土穀以作貢賦土禹功告成帝錫玄圭一云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賜佩禹受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爲輔舜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旒乃賜之姚姓之女。大費拜受是名伯益又名栢翳。賜姓嬴氏及禹受舜禪。益任之政出秦紀

掌火

周禮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

九河

禹貢云導河積石至於龍門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石山在大河中流

石北行又東至冢山乃折而南二千里而至龍門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極于華陰即為雍之西河記其自南而東則由華陰一折而東至底柱東而又東至于孟津自孟津而又東過于洛汭自洛汭直至大伾之山始極焉即為豫之南河又記其自東而北則由大伾而北過洚水又北至

之南東過洛汭至於大伾東大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皐也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洚水屬冀州信都大陸屬冀州鉅鹿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海水逆潮而得名屬兗州入於海。

蔡氏書傳曰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此與集註小異　吳氏程曰曰簡曰潔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謂爾雅合簡潔為一而其一則河之經流殊不可曉然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間路滄州境內。今存有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有潔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是

濟

濟之先為沇沇水伏流其見非一禹但因其發見而導之既見而伏東流為濟濟水發源為沇屬濟乃沇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西南入于湖

于大陸北而又北分播爲九河則爲兗之東河于是九河又復合爲一流名曰逆河而入于海而河流于是乎終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尊四瀆何也特因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濟獨細獨而尊○濟水有四見三伏流水在豫濟流在兗曰滎曰陶丘曰荷澤之東

又伏于地矣旣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水名屬豫州是又一見也旣溢之後又伏于地乃復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名在今齊濟寧西東而又東則至于荷澤旣至于此則常見而不復伏由是東北會于汶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又自北東而入于海而濟水於是乎終矣○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　水經注云初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

漯

漯水支分于河者與濟相近在兗州　禹貢曰浮于濟漯達于河舟行水曰浮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言兗之貢賦浮濟浮漯達于河也

汝

黃輿記云汝水出河南汝寧府上蔡西平汝陽入淮　水經注云汝

皆在青
汝乃入淮之
水當在泗與
淮泗之間在
徐州・漢之
源爲漾發源
于嶓冢山禹
自嶓冢導之
東流至武都
則爲漢水又
東至武當則
爲滄浪之水
過三澨至于
大別之山南
入于江于是
江漢合流滙
澤而爲彭蠡
又東流爲北
江而入海而
漢水于是乎
終矣
淮水出胎簪
山至桐栢之

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黃柏谷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植筠栢交蔭。 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嶓冢山名在隴西郡氏道縣山形如冢故名嶓冢漾水名水發源於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水名在郢州長壽縣）至於大別（山名在江夏郡竟陵縣）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彭蠡澤名在豫章郡彭澤縣東）東爲北江入於海。 山海經注云漢水源出隴西郡嶓冢山由漢中府流經鄖縣及均州光化縣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宜城縣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總名之爲漢。

淮泗

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楊州北界東至海也。 仁山金氏曰淮出唐州桐栢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 周官云青州其川淮泗。 禹貢曰導淮自桐栢（山名）東會于泗沂東入於海。 山海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桐栢山其源初則潛出復

閒始大禹自桐栢導之由是而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而淮水于是乎終矣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淮淮發源于豫會泗沂于徐入海于揚

按荊揚之水江漢爲大范豫青淮之水河淮爲大○江之道則自岷山而下歷沱沅東陵之地會而入于[illegible]

潛流三十里然後長發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南廬江安豐縣與決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潁水合壽春縣北與肥水合又東至當塗北與渦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

江

釋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出物不私所公共也　風俗通云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震澤太湖也屬蘇州吳縣　又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沱江之別流於梁者　又東至於澧水名過九江九江即今之洞庭也至於東陵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東迤北會于滙滙澤即彭蠡東爲中江入于海。　水經注云江出岷山其原若甕口可以濫觴[illegible]

下歷泗濟沂浪之地排而入于海。河之導則自積石而下歷華陰洛汭大陸之地疏而入于海。漢之導則自嶓冢而下歷三澨大別彭蠡之地決而入于海。水係分則流而合併於兗豫之間者宜疏水流發則通而沉滯于青兗之間者宜瀹水迅則勢不停稽緩于荊州之間者宜決水別則勢不

處十里名爲西江彩石牧爲與書云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邑都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壽陽分爲九道。一曰白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土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浮江七曰梟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曰中江東北至南徐州今潤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　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也　鄭玄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又韋昭云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

稼穡

呂氏春秋一曰任地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

擾溷滑于徐揚之間者宜排水無所受則彊有所受則弱莫大乎海而西北諸水滙焉莫大乎江而東南諸水滙焉故宜注也

棘羸瘠也急者雖虛剛土也緩者沙壤弱土也和二者之中乃能殖穀

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從六尺爲畝五尺其甽廣尺

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稷也）不生，又無螟蜮。今茲（年也）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孟夏之昔（終也）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草也）生而麥無葉，而從事于蓄藏。此告民究（畢也）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降也）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

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逆也之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為稑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土燥濕也一曰辨土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玄而疏者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深也其靹為其唯厚而及鎮遲作者莛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早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為畮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㢈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脩長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

六寸所以入苗間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日中春分也稀首草名也○五時五行生殺之時見生春夏種稼而生也見死秋冬種刈收死者也

晚種早熟爲稑早種晚熟爲重不當其時發聚少食之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

㢈仆也培目側也雕不實也來不成也

易治也疏希也不中適也虛亦希也　陰徑也陽日也　耰覆種也先猶速也　遬疾也　夬決也心于苗中央帥率也謂冷風以搖長之也　壟深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

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畮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于地者五分（別也）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行列）通其風夬（決也）心中央帥為冷風（風搖長之）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死扶蘇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蘇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救其粟而收其粃上下安則不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

容足容手容耨謂根苗疏數之間也　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　香美也噮讀如餲厭之餲　小米故糠厚也　益忌也益一作蒜　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

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地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稈長穗大本而莖殺（作小）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矩而芳奪（作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作小）衡穗閱而青零（未熟而先落也）多秕而不滿（虛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音倡）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長）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稈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也（等）短稈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庭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

不蟲蟲不齧其莢芒也

耕耘　耕者形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于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食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能耐饑也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盛也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殉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契

有娀氏有二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

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有娀氏女吞之生契

玄王謂契也

按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商殷兼稱或只稱殷也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

燕也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以玄鳥生子故謂之子姓契興於唐虞夏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佐夏功著於商四傳至冥為夏司空勤於官事死於水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又七傳至天乙是為成湯遂伐桀而有天下故商頌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達通也言無所不宜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言率履不過遂視其民則既發而應之矣相土契之孫烈烈海外有截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肅契始封於商曰商者以始封之所命而言也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而在京兆杜縣京兆即今西安府及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今穀熟屬歸德是也有澱水出焉後遂遷於敖今敖倉是太戊遷於此亦作囂于相地名在河北河亶甲遷於此於耿絳州龍門縣有耿城古耿國也帝祖乙遷於此於朝歌入謂之殷者以成湯建國之所命而言也出殷紀

司徒

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邵曰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

孔子冢一大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祠焉諸侯卿相至嘗先謁然後從政

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

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司徒掌教之官徒謂萬民也教養萬民之衆故謂之司徒

孔子沒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重雖出而絰可也　弟子皆廬于墓行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後儒亦習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上

鴃

註鴃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鴃言應陰而發動者也

之鳥也其声鴃鴃故以之名云

劉有事始曰昔先王未有絲麻後世聖人治絲麻以爲布帛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白帖

荊舒

穀梁傳云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左傳云楚大饑羣舒叛之

布帛

白帖云羲皇造布　釋文云布亦帛也然世俗所謂布者乃用綿葛麻苧等物爲之又不可以帛槩論焉　財貨源流云帛繒也繒帛總名　禮運云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又曰疏布以冪衣其澣帛

麻縷絲絮

麻枲也皮績爲布子可食又麻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　郭璞麻贊曰草皮之良莫貴爲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嘉　縷藍縷敝衣也又覼縷委曲也又結縷草名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緯　說文云絲蠶所吐也一蠶爲忽十忽爲絲蠶眠成繭三繅成絲　士緯曰絲生於蠶爲繒

云當既蠶之時日徵繭稅及載績之日爰成婦功

人𩠐長大及其求事盡力之勤猶亦稱之

鄭氏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之以曼侯道取象焉詩曰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狐善惑得□除下可以爲□□

則賤爲錦則貴　正部云皎皎素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蘖則黃得泥則黑　說文云絮敝錦也一曰繰餘爲絮不繰爲綿繭内衣謂之滑者與其外膜緒雜爲之曰絮

匍匐

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言也匐伏也伏地而行也

狐狸

格物論云狐形似黃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　陶隱居曰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形似貍而黃善爲魅　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　名山記曰狐者古之淫婦其名曰紫紫化而爲狐故自稱阿紫　玄中記曰狐千歲爲淫婦百歲爲美女爲神巫爲丈夫　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　□□□□□

居之來亦大大東郭青衣貍猫是也○玄中記云鉛錫之精爲狐貍

論衡云清受塵白受垢青蠅之汚常在練白○易林云腐肉所在青蠅集聚交白黑敗亂邪國○紫姑神蚊賦曰其喙觸匕紛匕如

埒又曰狐獾貍三面窟善變化　埤雅云貍從豸從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貛焉故貍又類於貛字　陶隱居曰貍似虎斑亦有似猫斑者又一種香貍有麝氣一種似兔而短多棲高木候風吹而過他木謂之風貍一種面白而尾似牛尾名玉面貍又名牛尾貍專食百果又有晝伏夜出金眼長尾黑質白章尾文九節名九節貍性狡而捷好捕鼠

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貍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爲人形

蠅蚋

雜俎云蠅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赤頭者號爲景跡○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爲字從黽亦好交其後足搓翅自扇故爾雅謂蠅扇醜也又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　蒼蠅多生於榆葉間以葉作房久則小蟲脫爲蠅或曰芋根所化其色正蒼　埤雅云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

烟如雲嘗聞之秦謂之蚋楚謂之蚊揚子或問貨殖曰蚊注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啬撓令人通夕不寐故雖以此托況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非之儒者破[illegible]服喪三年大毀扶杖而後行爲孝而[illegible]之人君[illegible]子之儉將非孔子之後[illegible]子之葬[illegible]

如霧因雨而生與蚊實異。古今注云呼蚊蚋爲黍民秦晉謂之蚋楚人謂之蚊　埤雅云蚊有昏市蠡蝇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

墨者

韓非子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

陳代　無考

尺尋

疏云十寸爲尺十丈爲尋　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

趙簡子

今孝从侈儉偵在儒墨而上派孤之安傳無乱乎
新序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執筆操牘隨君之後伺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德也簡子悅之與居處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

趙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耕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必欲索而殺之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立武杵臼取他兒佯為趙武匿山嬰出紿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乃使殺杵臼及他兒而趙氏獲存後武立號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出史記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於黃父謀王室也將王室有子朝之亂謀定之令輸王粟具戍人輸粟米以供王具人徒以戍周曰明年將納王納王于王城〇十年遂入敬王於周出左傳魯昭公二十五年〇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戎之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治石為鐵用橐扇鞴謂之鼓此蓋令民各出力以鐵石為鼓計令一鼓而足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宣子名士匄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唐叔晉始封之君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主爵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

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請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之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于亡矣是以泣也

呂氏春秋

主（蒐於被廬作執秩以正其官若修唐叔之法也）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爭端在鼎）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公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史墨即蔡墨）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加范氏之咎）易之亡也（是交易范氏速之使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簡子亦與于鑄鼎之役）然不得已（然鑄刑書本非趙鞅本意不得已而從之）唯德可以免。（修德可以免禍○出昭公二十九年）

○晉定公九年宋樂祁使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地名）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楯干楯也以楊木爲之）。范獻子（名士鞅）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是不敬晉宋二君之事）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出定公六年）

○十一年簡子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迎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乃歸樂祁[illegible]（出晉定公十三年）

愛我鐸也不愛我厥鐸皆家臣厥之諫我也必于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于人之中必使我於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故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一趙簡子沉焉

僭賊。呂陽虎求爲老簡子受賂厚遇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人之故。出魯定公九年〇十三年。簡子帥師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晉伐衛以爲報衛人懼貢五百家。簡子置之邯鄲。晉地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趙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晉陽趙氏邑欲徙五百家於此午不用命簡子怒召午而囚諸晉陽。午使其從者脫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五家臣不肯脫劍入欲謀叛簡子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午之子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趙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子娶射吉女而相與睦故不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世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寧我任始禍之責獨以身死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趙孟不可。不肯設備既而范氏中行氏攻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陽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

徼于河曰吾嘗好声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趙簡子圍衛之郛郭居犀蔽櫓立于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嗚呼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

為亂於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即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昭子相惡（趙簡子即韓不信　中行文子即荀寅）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　昭子即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載書沉之河）今三臣始禍（范氏中行氏攻趙氏皆為禍首）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二子范昭子中行五子）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魏地）韓魏以趙氏為請（以趙鞅非始禍請復趙氏）晉侯許之趙氏入於絳盟於公宮（傳録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出魯定公十三年）○十七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請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氏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

無倣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從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忿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備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而士

乃非肆月生人詐之夕君之子言也　不絶而又起孟月詐之而告於智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智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報其忠也。出魯定公十四年）○十八年趙氏圍范氏中行氏於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出魯哀公元年）○十九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於衛衛不內居戚（衛邑。出魯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罕達）子般（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合戰也）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謂簡子始納衛太子十得吉兆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也欲詢于兆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反易天之明德）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

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藉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趙簡子言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青務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財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

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千里一縣縣有四郡士田千萬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免去斯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言已若無所得罪事濟之後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次大棺也辟施棺也王棺四重被木牛皮兕之革為一重椑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椑為三重大棺為一重大夫一重無椑唯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不設椑者僭君制耳非正禮也素車樸馬車馬樸素以載柩無入于兆不入先人兆域不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良王良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升鐵丘之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即王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以蒯聵為婦人言其怯甚簡子巡列巡行行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死生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束縛趙羅使任于車吏詰之晉軍吏詰問其故御對曰痁作而伏言趙羅痁瘧疾作而伏故束縛之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太也列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纘業守文故曰文祖則[illegible]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illegible]釋君晉午在難午晉

化也何日之有○趙簡子獵于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曰敢問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簡子喜太子前怯今更勇

（爲在于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擊刺之用）敢告（吉以徼福于神）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言徼福祈無中戈矛斬絕筋脉無墜車馬損折股骨無中弓矢傷損面目集成軍旅之大事無作我三祖之羞恥）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死生天命雖不敢祈請但不敢愛佩玉亦以祈神之福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傳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爲難此憂尚未艾絕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爲范氏收周人之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趙氏之衆得尨以獻于趙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殿鄭師而射晉師）前列多死（吾前軍多死也）趙孟曰國無小（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吾雖已伏弓衣而吐血有鳴鼓進兵不息）今日我上也（我功爲上）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

取鄭師所獲之蠭旗于鄭罕達帳幕之下

在胸曰靷言我馬之兩靷皆將斷絕我能止使不絕

黃池衛地

二臣鞅與寅也

脛踝不能堅忍耐久

吾以戈救簡子于車中再敗鄭師我右之上也。我車右之功爲上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我御車之功爲上駕而乘材。兩靷皆絕。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饋木使簡子靚之兩靷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出魯哀公二年○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晉邑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育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出史記○三十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會於黃池。吳晉爭長。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泰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曰。寅晉大夫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爲長負者爲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也肉食食祿之人無氣色下者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必爲敵所勝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出左傳魯哀公十三年○三十三年。衛太子蒯聵自戚入於衛。是爲莊公。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志父趙鞅請莊公來朝或太子[illegible]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

志父軼名

國觀國書之子陳瓘陳恆兄

韓詩外傳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効也

父教使不來得復辭以難爲辭太子文使移之公使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子玉即陳瓘使致師者釋囚服服其本服與相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言已聞交示師之命無見習師而辟之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子不煩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喪子玉冬十月簡子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危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出魯哀公十七年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出史記初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枝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

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爲七世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

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譆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

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枝書而藏之秦讖于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見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將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嬴姓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鄙七十三是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即姓嬴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宅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

副謂皆子姓也

姑布姓子卿字

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謂代及知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并二國于翟（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音無）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

進曰下　昔晉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執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提足調均勞逸苦一心怡氣和体便輕畢安勞樂道縱鸞若滅左右若鞭可旋若環

翟婢也【占應夢】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此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占應夢】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是為襄子【出趙世家】

王良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善御晉伐鄭簡子自矜其功良亦矜焉【詳見簡子傳中】

良左傳作郵良一名無卹天駟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車馬騎滿野世以郵良善御故自稱王良

詩不失其馳【二句小雅周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東都詩以美之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龐龐【充實也】駕言徂東【東部洛邑也○此言將往東部也】○田馬既好【田車田獵之車】四牡孔阜【盛大也】東有甫草【甫田也】駕言行狩【此章指言將往狩于】○之子于苗選徒囂囂【[illegible]聲衆】建旐設旄搏獸于敖【敖地名○此】

苗狩獵之通名

決以象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為之著于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

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

以衛也。○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散之貌赤芾金舄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會同有繹時見曰會衆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此章言諸侯來會朝于東都也○決拾既佽弓矢既調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既同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助我舉柴柴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此章言田獵而見其能御之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蕭悠悠皆閑暇之徒御不驚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不盈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声言其肅也信矣其君子哉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敘其事之終始而深美之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公孫衍

公孫衍爲備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子由古史云犀首欲連諸侯以求秦此一時良算也公孫一說韓魏而爲秦之約不能取弃以傷衆詰之

公孫衍一名犀首（犀首官名）魏之陰晉人也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此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請以事委衍有功魏乃任之）則秦魏之交錯矣（錯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孫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言義渠道遠今日見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中國謂山東諸侯齊詔之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焚杅（掇焉爺也杅音其也）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侯國衆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言秦若被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秦惠王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

不一其勢國難成哉

潁川陽城有鬼谷隱居于此因以為號所著理國十三篇晚乃益七術說林云張儀蘇秦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于路過見墳典途中無所題記則以墨書掌及股還而寫之鬼谷子見而異焉乃卒以其術

此公孫衍所許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信之下城也李同父所封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全篇出史記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醳古釋字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

汙諸侯

黃子曰戰国遊說上其最著者曰秦曰儀曰軫曰衍儀資秦以得相于秦衍用軫之言而三国皆委以相事于是天下咸知有公孫衍張儀儀散六国之從以爲衡衍強秦以令天下而衍則或從或衡于其間其儀不善衍惟或從或衡故其怒莫測衍一怒而秦攻魏矣衍一怒

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

矣言儀詐不惴匕惧迫夫從之衡之惟其意而衍安居矣衍安於而天下自此熄矣儀惟說從爲衡而挾強秦以令天下故其怒莫當儀一怒而秦攻魏矣儀一怒而秦齊共攻楚矣諸侯誰不惴惴懼連矣衍之議成而儀安居矣儀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衍惟與儀不善故儀之所在則衍怒衍之所在則儀怒其怒

闕且盜而城韓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斜谷一作什谷成皐鞏縣有什谷口當屯留之道屯留縣屬潞安府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南陽懷州也絕南陽所謂當屯留之道斷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臨南鄭所謂塞斜谷之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在河南伊闕之左右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周主謂二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

又相尋而無已儀怒一衍而魏攻南陽矣秦攻三川矣衍一怒儀而魏攻韓矣而秦矣諸侯又誰不惴惴惧迫夫各四其謀各洩其憤而衍安居矣儀安居矣儀衍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故景春謂之同一怒而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西海謂蜀川也其實西亦有海故亦云西海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猶全也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初蜀中無路人秦惠王聞蜀有五丁力士壯勇乃以鐵作牛五頭詐稱其牛食粟一囊金三斗蜀侯聞之貪金使五丁開山作路入秦

夏陽在梁山龍門

亭鄣烽燧也

號　孝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名　取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厚儀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

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刼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韓楚必不敢動無韓楚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敵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

也

辟魏鼠魏也

曲沃河東縣名

士而東伐雖從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背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合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於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

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
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
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
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
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儀至秦。佯失綏墮車
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
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
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
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
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音蓋擊秦。秦齊
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攻秦

於之地

上庸秦地

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符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謌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
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
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
羊而攻猛虎虎之於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
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
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河東取成皋
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
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
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
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熟計之於
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
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襄王

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跿跔跳躍也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也○貫頤謂兩手捧頭而直入敵奮戟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

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音徒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八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

灝案韓策各桑林太平御覽作桑林非成湯之所禱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斷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王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

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乃許張儀

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服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搖動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

句注山名金斗凡方者為斗若長安柄則名為科尾用可之捕其非若刀者是也熱啜謂熱羹而啜之是矣也

之罪微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災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利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音主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羹汁也故名汁曰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

讓責也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所惡也而秦任之故藉言去秦

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齊必攻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

士冠禮云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

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托儀對曰是乃王之托儀也夫儀之出也固於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音皮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所謂托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全篇出史記

冠禮

釋名曰冠者貫也所以貫韜髮也白虎通云制冠以飭首別成人也

於阼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

輿服志云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見鳥獸有冠角頾音然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　春秋繁露云冠之在首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尊嚴者象在後反居首者武。武至而不用者矣　禮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筮日所以求天之吉筮賓所以擇人之賢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贊者筵於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於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醮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醮醮於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者敬也三加彌尊加有成也。三加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爲成人敬冠於阼醮於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体故禮之異於庶子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玄冠齋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以成人見也。成

壽万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以歲之王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一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尔服禮儀有序祭

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諸侯雖是緇布冠卻用雜采之繢為纓緌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帛之蒼白艾色者士之齋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生絹也武冠絹也以縞為冠凶服也武則玄色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為父有喪服子不可用純吉故曰子姓之冠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素熟絹也純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縞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縞冠素紕而緌垂者長五寸使惰游之士服此以取之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不帥教而勞棄之者使服玄冠縞武[illegible]　內則云。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illegible]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之祐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所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昏義云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

帛舞大夏五祀大夏禹樂文武兼備之樂也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恐學未精不可教人蘊畜德美不洎表見

嫁附娶

白虎通云人道所以爲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促陰舒男三十筋骨彊壯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嫁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嫁　四則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笄今之簪也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儀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申之以父

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小房易載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下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義理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　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

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衿鞶。詩幽風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縭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爲施衿結縭也）九十其儀

妾婦

禮疏云妾之爲言接也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　郊特牲云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　禮服傳云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

周霄

周霄魏人霄謂宮他曰子爲霄謂齊王曰霄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王齊）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一二元二以聽天子之外治以明章天子之男教故曰天子理陽教后治陰德天子修男教父道后修女順因道也晉魏人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

禮書曰禮云無所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故貴至于邦君賤至于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爲禮贄而不稱

載贄

白虎通云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轉移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雁士以雉爲贄庶人之贄匹音木童子委贄而退委贄奠贄于地也退者不敢爲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匹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麑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贄執麑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

德不足以爲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束脩之用所以示一也儀禮士子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于士無還贄終辭贄君于其臣則受之于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于舊爲臣者亦然士贄授受于庭賓見者授受于堂大夫士于君贄于舅則奠贄士嘗臣于大夫亦奠贄子于所奠則委贄此禮之殺也

物以爲贄士貴仗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雁士冬以雉夏以腒也婦人之制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任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內修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腶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贄也　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耕助

禮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郊後

位不籍于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純固于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上乃脉發

癸辛雜志云蚕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

禮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也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參乘之人也保介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御御市之人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介故日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人介及御者之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籍田于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推者執耒而進之或三或五或九以貴賤爲勞役之差等也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大寢路寢也九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士賤不能耕亦不與勞酒之賜祭義曰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纓也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祖也以爲醴酪齊音咨盛於是乎取之言皆於此籍田中取之也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主籍田者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齊盛

蠶繅

月令云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自采桑也禁婦女母觀不得爲容觀之飭省婦使減省其箴線縫制之事也以勸蠶事使盡力於蠶事也蠶事既登成也分繭

其種今人以鹽水沃其種謂之淹蠶其蠶爲上不浴者名火蠶其蠶次之又云紅蠶綠于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于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以繭自長亦謂之室

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

分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稅其繭十之一其餘入已而爲其夫造祭服受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以桑爲均皆以桑爲均齊貴賤長幼如一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者如一皆稅十一也以給郊廟之服天子祭服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公桑公家之桑近川而爲之便於浴種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棘牆置棘於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卜三宮之夫人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戾乾也蠶惡濕故桑葉乃以食也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卒盡也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副褘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禮之禮待獻繭之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讀爲類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置繭於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

六牲牛馬羊犬豕雞也毛擇其毛色也五官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主牲也六齍黍稷稻粱麥苽也六宮嬪御之屬職當供粢盛也六彝雞鳥黃虎蜼之彝所以盛鬱鬯以待祼將也六尊犧象壺著大山之尊所以待祭祀賓客也

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牲殺　器皿　衣服

禮記云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求福曰祈止災曰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色之純者為犧牲之全者為牷展省閱也省閱可共祭祀者頒于職人以待用也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卜祭日之吉凶則前夕為期重其事也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盛六齍于簠簋必表而識之乃告潔淨陳祭器于堂東必客而眡之乃告備具矣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時荐以仲月

判別也男女之合必行媒若以有別也○娶判妻娶入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子買入所鬻之子媵妾不聘者也

之大裘無章元冠無旒祀天與帝用之尚乎質也享先王則袞冕袞衣而冕十二旒享先公享射則鷩冕鷩衣而冕九旒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衣而冕七旒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絺衣而冕五旒祭羣小祀則玄冕玄衣而冕三旒

士無田不祭

禮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稷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媒妁

白虎通云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禮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娶妻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物原云伏儀始以茨蔑為屋禹作土墼若燒為瓦臣昆吾作瓴瓦舜作墻周公作甓

宋王偃射天笞地斬社稷

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身於男子也

梓匠輪輿

周禮冬官梓人有三一為筍簴音笋巨○筍簴縣鐘磬之架也橫曰筍直曰簴一為飲器一為侯今之射紫也匠人有三一建國始作而立之謂之建一營國周圍而治之謂之營一為溝洫輪人有三一為輪輪輻載於地者謂之輪一為蓋蓋車上覆者曰蓋取其圓輿人為車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妥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瓦

古史云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

宋王偃欲霸註

宋王偃攻襲兄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城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

而荧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

水經注闞駰曰亳湯都在河南偃師城西皇甫謐以爲失實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

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言其似桀也）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按宋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偃展其臂彈其鼻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死。

亳

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此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縣爲南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所從都之。

東征

今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

禮書門儀前槃洗之西此有篚猶篚之為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勝篚竹飯若爵而二

戴讀如假若宋戴公之後以謚為氏許河東假音黃帝之胄孫為夏事正禹

武城篇云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篚厥玄黃

孔安國傳云以篚篚盛其絲帛也　三禮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必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民者也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纊可以盛魚茶可以代斯俎可以實黍稷

太誓見堯曰章

戴不勝　薛居州

戴不勝薛居州皆宋臣也萬姓統譜云戴宋戴公之後以謚為氏時宋王偃極暴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惟善士為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

封之薛因氏
爲

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霸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于桓公也卜相則白成䏻謀與璜孰程氣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霸者伯矣

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何哉其後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段干木

段干木晉之駔儈也儈者合人之家交易儈其首率也　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于是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國人相與頌文侯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遂按兵不敢攻出呂氏春秋　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

埤雅云蛇
以眼聽語云

踞于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呂氏春秋

辨

中論曰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于不窮務于必勝以故識淺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凌蓋人也

蛇

格物論云蛇類最多有兩頭者有人面者有頭旁尾長者有形似鯉魚

蛇有虎鼬吉者其以此乎惠說云蛇盤常向王地北方也

營窟者營累其土以爲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爲窟也

橧巢者橧聚柴薪以爲巢居也

範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

合土和合泥土爲陶器也

者有毛如猪鬣者有鼻上有針者有蝮有蚺有蟒有蟠不可殫記　草木子曰蛇有木草木土四種。埤雅云。螣蛇龍類也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能興雲霧而游其中。螣蛇一名神蛇亦曰靈蛇。

巢　營窟

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并食之也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以亨以炙煑於鑊曰亨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以爲醴酪也醳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世承用而爲之是皆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初也

園圃

說文云園樹果也天文要集曰匏瓜爲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菜加

芳林後避少帝諱故曰華林園

漢書東方朔曰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强國富人者蓋此謂也

紂既死無所歸報故爲壇

蓄儲史記有梁園㳽園楚橘柑園三秦記有漢[illegible]園苑宮閣名有靈芝園蒲陶園此皆因草木樹果以立名也　說文云苑有園曰囿囿猶有也　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形勢而已矣非好儉節乎性也　或曰囿有林池所以繫禽獸也其餘宴非國土及其衰也馳騁遊獵以奪人之時勞人之力也

奄

史記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

飛廉

飛廉顓頊之苗裔大廉之玄孫仲衍之後也世有功以佐殷國其玄孫曰仲潏在西戎保西垂生飛廉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爲紂作石槨於

就霍太山而祭紂報曰作得石槨穆王得八駿周遊天下西適賓宿與王母觴於瑤台之上樂而忘反徐偃王作乱造父御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

抱朴子云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為魚而銜以

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在河東彘縣）而報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飛廉別號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言處父至忠，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先華其族，事葢非實然，周深所不信）飛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以下五世有造父，爲周穆王御，封於趙，趙衰其後也。惡來早死，有子曰女防，其五世以下生非子，亦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後賜嬴姓，以有秦云。（出史記秦本紀）

犀

埤雅云：犀性絶躁，似豕。一管三毛，有鴆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椭（音妥），亦有一角者。交州記云：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上者謂之頂犀，鼻上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紋，蹶犀紋旋

不水者皆爲開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爲義道皆爲方角以此義道覺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物則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者爲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歲一解角藏于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然

交州記云象南越大獸長鼻牙望前如役三年一乳內兼十牛命嗅其鼻其所

牸犀紋細特犀紋大而勻。格物論云海人取犀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豬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倚木而息年久木爛犀或倚之木仆犀倒久不能起人因格殺之而取其角。又曰犀每一歲一退角必自埋於山中。海人潛作木角易之再三不離其處若直取之則後藏於別處不可蹤矣　爾雅云犀亦絶愛其角隨角即自埋之王粲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本草云通天犀乃胎時見天上物過並形於角故曰通天但於月下以水盆映之則知。　郭璞犀贊曰犀之爲獸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災因乎角掎。

象

春秋運斗樞云搖光之精散而爲象。　說文云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象身四足而大　格物論云象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牙耳鼻俱下垂牙亦長丈許。鼻端有爪豬目睛與附兼十牛六十歲骨方

食物皆以鼻取之益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象同字王令馴服巨象以小斧刃斵之其金瘡見月即合又若與垂象實應其璝抑有不可推者曰說象之所在其上必豐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之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嗅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搭

足蹈惡犬蹬獺者畢糧登高樹創熊巢伺之有羣過則爲大聲恐與鼻吼呌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因倒其下因潛殺之　埤雅云象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爲器飾令人欲馴之以小斧刃斵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字說曰象齒感雷莫之爲而文生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脫猶自愛惜掘地深藏之人欲取必作假牙潛往代之不令其見也見則不藏故處　埤雅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體具十二生肖肉唯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則膽在虎肉建卯則膽在兎肉雜俎曰象孕五歲始生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如龜無定體也　虞衡志曰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爽雖芥子亦可拾毋以鼻取食

之傑出中國又以牙撥之應時歸矣須去處具六望上迎還使於百化條前設舞象奏音集引入一象以金羈絡首錦衣與之拜頭搖尾皆合節奏

即就爪甲擊去泥垢，脫後抱以入門飲水，亦以鼻吸而噴之。足如椽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渉深水，形雖鈍而甚捷。安趾出象處，其象山出有石室，惟通一路，週圍皆石壁。先置芻豆於中，驅一馴雌入焉，布甘蔗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群，誘以歸石室，隨以巨石窒門。象饑，八繞石室，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食，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為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又曰象公。

據名云以春秋冬夏終以成歲故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絕晉史以修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

春秋

春秋歷十有二王：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敬。

列國見十年表者十九：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許、小邾。

魯十有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魯君臣朝聘于周八

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

而汝也睢睢盱盱神驕於目顧聽不正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

魯大夫聘列國五十有六。諸國朝魯四十。凡盟會侵伐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魯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關也災異一百二十二。

春秋者杜預序魯史記之名也　玉海云春秋孔子約魯史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舉之包十二月而爲名也。

楊朱

楊子名朱老子弟子也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至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朱至舍膝行而前曰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將亦迎也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出莊子朱過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二妾一美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人對曰其美者自

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美哉出莊子楊布問曰朱之弟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數者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順逆信性者無安危則謂之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愨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出列子

季梁得疾七日大漸篤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曷不為我歌以曉之楊子歌曰天其不識人胡能覺匪祐

楊朱曰原之寠子魯子貢殖子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任曰可在樂生可任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惟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

自天弗蘖自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出列子、楊子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若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夫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伯夷非無欲。矜清之郵。以故餓死展季非無情。矜貞之郵。以故寡宗。紗少宗　名也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然稱之弗知。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彼二凶者。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然毀之不知。斥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

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于管夷吾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聽者聲音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

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太古至於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於一時之虛譽要死後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出楊朱篇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出楊朱篇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出楊朱篇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曰君見天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也出楊朱篇楊朱

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往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物兼利。古之道也。出楊朱篇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而歸。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

隋侯出見大蛇傷而治之後蛇啣珠以報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百里

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音囚游水也）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若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為無得喪子游其門習其道而不達其說也哀哉（出列子）

墨翟

墨子名翟宋人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出呂氏春秋）以是邑號朝歌墨子不入（出鄒陽書）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用務也古者無文者得之矣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

自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墨之後離而為三

墨子兼愛其言曰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曰不相愛臣子之不愛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

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隋侯之珠者有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且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乎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出說苑公上過見越王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惟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民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未詳所出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所著有墨子十六卷凡六十一篇

申韓傅氏註

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

佛地論曰佛姓釋迦號牟尼佛

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王之后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　本相經曰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後魏釋老志曰凡設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道照焉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匡章

匡章齊人也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

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奚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史遺　陳仲子欲仕于齊其妻止之曰熟于就利者必先冷擠於附利者必先啖山雞之爲

合。（兩軍相對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爲變其徽幟而使秦者言章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威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叛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秦在齊西故曰西藩）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啓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理馬棧之下（棧馬牀也）。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不有更葬之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出戰國策）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又大勝燕。（出戰國策）

陳仲子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也。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

爲天下貴者不植貝也今子無過之之財而不創過人之事于行跡矣可與子今且灌園于齊之野乎身辟纑仲子織屨妻苦勝迎無所取乎子人其兄戴蓋之祿萬鍾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家齊王聞之使吏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又問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各

謀之仲子入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爲人灌園。出高士傳

李

素問曰李東方之果也　許慎說文曰李果也從木子聲杍古文李

爾雅云休無實李一名趙李座接慮李今之麥李駁赤李子赤李兆李醜核桑李

曰寔音盲帝之寔之去柢也

螬

爾雅云蟦蠐螬在糞土中　方言以蠐螬作蛒螬象其蠢物之聲也。別錄曰蠐螬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取無時死行者良　弘景曰大者如足大趾以背滾行乃駛於脚雜猪蹄作羹於乳母不能別之

不出于國其後齊王使匕問趙威后匕謂使者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事其親中不索交于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也齊王疑之仲子終身困于齊其妻與梅終日語拐求善飲食以順適仲意後一日不繼仲子耽之然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其見自外至曰仲子塗

蚓

蚯蚓一名螼蚓。一名蜿蟺。一名土龍。一名地龍。一名螳螾一名朐䏰。一名寒蚓。能應時而鳴江東呼為歌女又曰鳴砌有一種白頸者其老且大者也　本草云蚓之行也蚓而後伸其塿如丘故名蚯蚓　埤雅云。蚓字一作螾蓋蚓蹇於寅故從寅善長吟於地下又云蚯蚓穴居首陽下向陰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又云蚓土精也其為物不息引而後伸　禮月令孟夏之月蚯蚓出蚯蚓不出嬖奪后仲冬之月蚯蚓結蚯蚓不結君政不行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見大蚓知土氣勝故其色尚黃　歐陽公雜記曰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仰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耶。

螬蝕爭食近
仲子故馳出
口而對曰人
至三日不食
耳無聞目無
見而不得一
取人世所棄
之食乎其實
曰仲子如目
無見何以即
知井上之李
也仲子色沮
後竟餓死于
齊

盜跖 跖音
帝時大盜以
名柳下惠弟
也○金疊子
云盜跖者六
盜柳下季也
備說非六于
五霸曰堯不
慈舜不孝禹

盜蹠

盜蹠柳下惠之弟也。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所過之邑。萬民苦之。孔子與柳下惠爲友。謂柳下惠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今子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蹠爲天下患而弗能敎也。丘請爲子往說之。柳下惠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夫子將奈之何哉蹠之爲人。心如涌泉意若飄風。强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夫子必無往。孔子不聽偕顏淵子貢往見之。蹠大怒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以遂慝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蹠。子自謂聖人耶。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詐巧虛偽非可以全眞也。奚足信哉。孔子出歸語柳下惠。柳下惠曰吾固謂夫子之無往也。出莊子 蹠之

淫泆湯武放弒五覇暴亂及死而操金錐今以葬白不過六王五覇者將掘其心矣沒齒而猶不忘甚乎其惡之也雖然陵惡夫不慈孝與淫泆放弒恭亂也非惡六王五覇也以六王五覇爲不慈孝淫泆放弒暴亂非也謂不慈孝淫失放弒暴亂而而惡之非非也故誣爲不知人未爲不

徒。嘗問於蹠曰。盜亦有道乎。蹠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蹠暴戾且壽老而不死。夫是以謂之賊云。出莊子

辟纑

釋名云。辟。分解也。纑布縷也。

鶂

埤雅云。鶂江東人呼爲鶂。長脛善鳴。不食生蟲。禽經謂鶂見異類差翅鳴。雞見同類拊翅鳴。 埤雅又云。鶂頸如癭。鶂顙如瘤。又云。鶂之行也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云。出如舒雁。又云。鶂伏隨日。鴨伏隨月。說者以爲乳鶂伏卵隨日光所轉